



許定銘

陳 安

「貪墨」是嗜好墨、愛書法嗎？是喜歡墨寶、愛請別人賜字畫嗎？都不是。所謂「貪墨」，貪污是也，那些貪官污吏的「墨」，為何成了黑惡的貪污和黑心的貪官呢？本人學識甚淺，便不得不翻辭典、查資料，終於找到了出處。

原來左傳，昭公十四年，「裡有一個故事，說是晉國有兩個大夫，一個叫狐魚，一個叫雍子，兩人爲田畝的國事爭得死去活來。臨時法官狐魚負責審理此案，發現雍子是錯的，便判他有罪。雍子於是而賄賂此案，把女兒兒送給了叔魚。叔魚接受賄賂，滿心喜歡，改口說那人是錯的，改判他有罪。那侯氣憤至極，就在公堂上把雍子和叔魚都殺了。叔魚的哥哥叔向主持公道，說了這樣一段話：「己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意思是說此三人都有罪，分別犯了「昏罪」和「墨罪」和「賊罪」。

「官爲墨」，意爲貪污腐化敗壞官位，「貪墨」一詞便是由「墨」而來。包公戲劇實際上是在用古代官場的貪和反貪故事來借古諷今，「墨」已吆喝幾聲，叫他們不要再「貪墨」，真是煞費一番苦心。見，儘管文房四寶中的墨是不大用了，「墨」這個字卻至不能淡化，因為貪墨、犯墨罪的墨吏，還大有人在，人們還不能淡忘（包括古裝電視劇）與他們較量一番，把娘兒的反貪鬥爭

生活壓力引發減壓商機

蕭愚

劉荒田

我的手，掌握過多少器物，從各種筆桿到鋤把、犁把；從紅綢到造反傳單；從銅釧子斧頭到自行車；從中國護照到美國公民證；從遙控器到斧頭；從自行車把到汽車方向盤；從兒女的尿布到父親的牌位；從抽紅簿到自己的書。悄悄地衰老，卻從來沒有抱怨，除了偶然的關節酸和麻痺。可是，我不敢向任何人去披露我對手的感慨，怕被罵作：往下，是不是要把全體器官逐一歌頌呢？我只是為手惋惜，一如為光陰；只是感恩，感手的恩。在餘年，我仍舊不會讓手沾上被魯迅譏笑多次的雪花膏，但盡量不讓它受風，受罪。

葉 周

《情人》中譯本

這是一段無望而不被祝福的感情，兩個完全不同的個體相遇了，不同的國度，不同的民族，懸殊的經濟地位，懸殊的文化背景……有人說愛情的萌生是一種荷爾蒙的作

實可行的方案。如在政治會議上的一立憲政體，將政體，由朝野各方評論，在力間組建工商業團體，大力；在教育上主張進行改革到高等教育也都提出了許多司法上他指出中國的法律和法律的運用無不體現了黑暗與殘暴，所以須向西方學習。《世為可貴》是，在《成世危言》一書中，鄭世勳第一個提出在中國舉辦世博會的主張口設想。也主「賽會

戴永夏

鄭觀應（一八四二——一九二三），本名官應，字正翔，號陶齋，廣東香山（今中山）人。他是清末維新派代表人物，近代改良主義者，著名的民族主義人和實業家，也是一位提倡「富強救國」的啓蒙思想家。

鄭觀應於一八五八年（咸豐八年）到上海學商，先後在英商寶順洋行、太古輪船公司任買辦。他還在長江各主要口岸開設了商務輪船和金融機構。同時，他還投資實業，先後參股於機器棉和開平礦務局、上海造紙公司、上海機器織布局等企業，並受李鴻章委任，先後擔任上海機器織布局總辦、上海電報局局總辦、輪船招商局總辦、開平煤礦局局總辦等職務。

魏泉琪

日盛」，「

與會博世

至連在上海舉辦世博會的措施、經費籌集、場館建設等具體問題及解決途徑都一一提到。爲了借鑒外國的經驗，他還在文中介紹了英、法、奧、美、日等國舉辦世博會的基本情況，並對美國芝加哥世博會的內容、組織、佔地、籌備、資金等情況作了詳細介紹。對舉辦世博會對一個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他也提出了精闢見解：「其振興商務有三要焉：以賽會開其始，以公司持其繼，以稅則要其終。」他認爲，世博會可以使「民之靈明日增，工藝日精，物產日增，商務日盛」，「利國利民」。

世博會與廣東人

(下)